

集部

一峯文集卷八

明　羅倫　撰

書

在告與三閣老

起居常禮不敢瀆陳輒有悃誠上干鈞聽倫自往年勞傷作業心血紊經吐咯不已醫者謬庸誤為積熱大寒諸藥經服累年前證暫除病根尚在勞重復萌虛耗日甚轉成痼冷遺漏不禁百計求醫畧無收效形貌猶人

精華已竭元氣既耗六淫七情觸處成病去年被命力疾就道縁途服藥到都苟安曁秋之任少冒熱邪輒發瘧瘧自到任後諸證騈加頭目昏暈渾身痺痛院事雖簡而外務沓來乞言問候門無虛日愚性踈直尤恐忤物酬答倦勤稽諸古方詢于明哲僉謂投閒凝神内觀病乃可療積久不瘳後報無期因告吏部移諮定奪候報延久病轉危篤今春加左股骨節濕痛跬步難移日者傳聞行移南部徑自奏請審如所聞則遞道迂滯動

經年歲爰自在告俸給皂隷已行辭遣非惟病勢加深而朝不謀夕勢難久留是用軏露血誠上干天聽若蒙降出欲望台慈深察情悃暫賜投閒醫調痊可隨即赴朝鞠躬盡瘁以備任使若叨蒙榮寵而竊名髙蹈則臣子之大罪也倫豈敢有此心哉精神恍迫言語無叙伏惟容照特降處分不勝幸甚

在告與崔冢宰

別更歲籥台斗在瞻素恃愛隆敢罄愚悃惟垂聽焉倫

自幼歲即乖調攝心血錯經過聽庸醫以為積熱累服
苦寒積成痼冷離火上炎坎水下漏精元日涸去年被
命緣道尋醫到都苟安入秋赴任觸冒暑淫遂成痁瘧
虛耗日甚百病駢加頭目昏暈痔痼成漏臂膊酸軟執
鞭揮筆亦不能久今春以還左股骨節濕痛拜跪起伏
動難為禮間嘗發作須扶乃行天地鬼神鑒臨在上非
敢有冒僞之私以取欺罔之罪也獨以病源隱微動口
羞澀天性伉直尤恐忤人扶衰力憊不倦酬應浮議流

聞恐誤台聽未蒙開允行移南部徑自上請審如所傳
遞道迂遠動經歲年爰自在告俸給皂隸悉行辭遣非
惟病轉危篤而樂食之奉饔飧之給無所從出勢難久
留且稽諸古方詢諸耆壽咸謂病根已深惟得投閒內
觀凝神保和然後可愈用是吐露血誠上干天聽倘蒙
賜下伏望鈞慈即賜開允免行勘覆暫令少休以保殘
喘少俟痊可隨即赴部以備任使不勝幸甚

與李賓之

別忽半載自別去內損日甚元氣日耗延及四肢痺痛甚苦舉動因乞歸養苟延餘息圖終報稱直夫來時卜日就道衆曰俟報禮也迺止事委直夫終之而乃悠悠夫為人謀而必忠聖門教人之大方曾子傳道之實功也記語者次有子以孝弟行於家忠信及於人合內外之道也人已有二道豈有人已哉忠於為已而不忠於為人衆人之通病也直夫豈不忠於為人者哉此道之不明耳夫豈直夫之過也固吾之罪也曾子吾不得而

知矣傳曾子之道者非伯淳乎伯淳所至雖僮僕亦終其事况朋友乎直夫之定交於余者亦既數月矣而此道不明於其心吾罪可得逭也不耘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吾豈敢哉直夫豈以干人者喪己耶夫茍賢也則干人而進之可也況干退者獨不可乎聞直夫已託足下矣直夫託足下猶吾託直夫也足下忠於為人者其事必終矣脫猶未也其往終焉速以文來引踵以俟倫頓首

與劉用光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皂隸事吾聞之喜而不寐矣吾弟此論雖攡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然以今視之可謂蟬蜕汙濁之中而脫然自新者也吾惡得而不喜哉然吾猶有說焉豈不信吾弟之過也懼為衆是之所讙也夫一事之非與十人談之非之者一而是之者九聞者率從其是而違其非者以非者少而是者多也今此事也一二人談之一二人以為是三五人談之

三五人以為是數十百人談之數十百人無不以為是間有知其非者亦垢面縮喙於其間不敢一毫自異者懼為衆是之所譏也衆人皆以為是而吾弟獨以為非此吾之所以喜而且懼也吾弟明於知非而果於遷善必有以實吾之喜而虛吾之懼矣且君子處事當視義理為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為是非也此事古無有也祖宗之時亦無有也有自近代始吾嘗見東里先生三朝聖諭録載此事是東里時始有也顧佐之為都御

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賈放皁隸者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為大臣而不撿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為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噫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況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

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鄰里親戚況據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百年之患為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東里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而見不出此何也昔禹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尤以清脩苦節先之東里縱不能以唐虞三代之大臣自期豈可復居禹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

如此之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視之則倍蓰什百於其初矣其椎骨剥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蠧士心而虧國體汙蠛一代之治化而遺羞千載者未有甚於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為士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夫之嗜利無恥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吾之分當然正猶李亦被廁鬼身入穢汙過者莫不掩鼻彼方揚揚然自以為鈞天帝都而莫

之覺也然秉彝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為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彙興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代之積弊而為吾徒者庶乎少免汙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及者多矣善待其生者以百年為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弟勉之

復胡提學書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觀於今人乎目之視耳之聽口鼻之臭味手足之持行固三代之民也而

獨此心異於三代之民乎何其才之古今之相違也是豈學者之罪哉師之不以其人覺之不以其道耳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之覺人者覺之以禮義今之覺人者覺之以利欲古之為教也方其幼也覺以小學而行藝立及其長也覺以大學而道德明今之為教也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師之於弟子其所以覺之者方其幼也詩律聲對及其長也則科舉爵祿而已此外無以為也欲人才之逮於古也難矣今欲

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時必不得已焉如伊川之看詳晦菴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駭於俗者時而行之使禮義之教日淑於其心若修於身也孝弟忠信廉恥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睦婣任卹則待以異類或彰之於旌善或祿之於廩餼或貢之於南宮或興之於鄉薦其或超然物外韜光晦影潛修密造則必旁搜博訪降禮崇德君子之為善也夫豈求知於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悖

於是者姑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岀之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而已倫自家食聞執事歸謂人曰嶺南髙士有陳公甫倫謹識之其後公甫道成德尊名聞天下自執事發之開公甫之風而興者何時矩林緝熈輩執事又能張而大之所在學校有若而人拔穎連茹鶴鳴子和則風動而化成矣易德元陳秉常光惠湖西觀其為人皆知重内而

輕外已大而物小相與嘖嘖稱嘆不已曰自有提學作人之功未有先如執事者也宋之人才如孫泰山張横渠李泰伯輩皆自仲淹作之而湖學之盛甲於東南是時洛學未興而諸公見趣已非漢唐所及程朱以還道學大明士君子幼學壯行醉夢終身而不知返夫豈其心異於三代之民哉覺之不以其道下觀者無所從而入耳治天下無他道風而已伯夷下惠以匹夫奮百世之上而興百世之下況秉化衡軸皇極有能奮庸四方

不風動乎於治天下何有執事有志當世故為執事陳之伏惟亮察

與周時可書

吾子得第後夏友來問何居曰居給事御史則辭居翰林他官則不辭以給事御史其任重耶辭也是也以翰林他官其任輕也不辭也非也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先王因人心而制禮也登降辭焉作止辭焉飲食辭焉交際餽遺無不辭焉榮以爵大者不辭可乎古之人有不

辭者矣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也尊者辭也卑者不辭也翰林之官卑耶不辭非也君子之辭也非偽也禮也全吾禮所以直吾道也不辭而冒受則道枉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所以直吾道也子路論為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況直居其位而不讓乎先王以禮讓為國其化之成也公卿大夫讓於朝父子兄弟讓於家士讓於庠序朋友親姻讓於黨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故曰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今將

行道以化天下不先之以讓何也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為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為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今之辭者何宜乎辭内而居外辭尊而居卑辭朝著而居州邑其宜者也所以安生民而利社稷也所以正人心而善風俗也所以繼孔孟程朱之道而範來學也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宣子一國士也而況天下乎吾初第時衆以例格吾辭南回𡡾於辭至是在告不能辭今日汙吾榜而福不及斯民吾之

罪也君固吾也君其諒之予日望之

書先府君事畧寄陳石齋

先君姓羅氏修大其字也別號大山宋忠臣水心先生七世孫始祖諱寅辟五季亂自豫章徙永豐至先府君十八世矣羅氏在宋由科第登仕衛者數十人多以節義著聞水心先生開禮松野先生士毘餘碩先生士俊滄洲先生時翁其章章者也先君天性孝友兄弟三人二弟早世語及嗚咽不已曰命有如某乎大父善耕先

生好義崇文先君奉承惟謹無不得其懽心視異出弟如同氣指其子謂倫曰以養以教汝之責也鄉黨宗族服其衷公咸取宜焉折過發頳色退省必自愧服或欺取其資產曰物豈有常主乎家人拾遺曰吾命窮也可居他人有耶竟求其主給之家政以傳長兄惟權量必自謹好早起雞鳴必具巾櫛夜獨行不懼晩益貧啜粥飲水裕如客至必罄倒而去謂所知曰吾家世忠孝今有後矣異日必大吾門吾貧且老何恃以為樂乎恃有

此耳俗尚風水説以福禍脅此出長兄頗通之私告曰某陰宅某陽宅合堪輿家慎勿洩則曰使此地果能福人耶吾可獨有哉走告曰吾兒不妄汝遂有之歲壬午明年值春官謂不肖孫曰星家謂吾限出寅當阨汝第去死生命也不去汝能續乃命乎泣請曰兒去祿仕矣先君曰吾不汝止第汝欲為之吾恐有不可得者吾知之矣明年春正月先君果棄養且易簀謂長兄曰毋以異教汙我吾心事天知之縱有地獄吾死不當入矣又

三年丙戌不肖孫果及第皆如先君言嗚呼痛哉先君心天日也宜得引考者乃不禄焉嗚呼痛哉遺影在堂敢希叙賛幽明光矣

奉曹州李冢宰書

倫在家食已聞大司馬王公公度及公之名比釋褐南宫王公已引疾去位縹然如威鳳之在雲漢也公時都憲臺倫在諸生公獨能以禮下之公卿不下士久矣非有高世之度絶人之見其能然與既而倫入翰林憂世

之志見公必吐公未嘗不首肯而心服也未幾倫黜泉南雖雲泥萬里而心未嘗不在公左右居一年蒙恩賜還夕於杉關夢公有退休之祥比聞公已穽銓衡私謂不驗未及語公比來南都夢如初告陳廷彥曰李公其去位乎何其祥形吾夢也未幾公果去位夫公之進退繫於吾之夢寐如此是豈偶然耶古之大臣身居畎畝而心在社稷公尚益杜門講學修其身齊其家敦化於其鄉而風被於天下以裨皇化之未周則身雖退而道益

進跡雖隱而名益彰天下之士之望不虛矣若以進退為欣戚固非公之志亦非倫之敢望於公也公尚勗哉

復翁宗海書

凡同年四海兄弟也有賢而秀者如吾兄焉則同道同心又非獨同年已也若倫之蠢且愚者則同年而已其道固未敢同也吾兄乃不忘而念之倫敢忘吾兄哉自別建陽中道疾驅聞家兄見背歸已歲除不遑寢食襄大事也大事既襄已揮淚就道急王命也小呉雞家倉

卒遣回四月造朝九月赴任十月在告候問錢帥念巳北上未及奉書非敢忘也所忘者忘其志於終養耳吾兄之志不移耶固吾之所樂道也夫仕為親榮將以行其道也道時可行也一官之授必抗章而力辭進以禮也一言不合即奉身以求去退以義也非固為是以要君也不如是則枉道矣枉道則辱身以及親矣道時守不可行也則山林而已矣畎畝而已矣必不得已而為親也則抱關擊柝而已矣乘田委吏而已矣君子豈樂

貧賤而惡尊富哉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辱身以及親矣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禄進士入仕不為給事必為御史不為御史必為主事媚竈乞墦恬不為恥曰吾以榮親其或守一州令一縣則戚焉以悲曰其如吾親何給事御史誠美官也然不得其職則禍蒼生而誤社稷辱親甚矣州官縣令官誠卑也視抱關擊柝則尊矣一得其職則流芳百世其親之榮視彼何如也吾初第時欲授卑職以遂初心而二三

同志恐成亢激力沮闒之其流獘至汙吾榜而毒天下吾之罪也近欲遂初志而百病浸加矣然初志猶未已也同年中有砥柱頽波者乎固天下之大幸也弘中將北上昌澤已南求其以吾言告之

與謝元吉書

凡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治人亦然不先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氣質有偏則有病偏於剛者病躁急病褊狹病粗疎因其

病而克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寛容粗踈者克之以謹審然後可也然非心存焉則已熄而復然已抑而復長病證雖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為可也吾非剛者有剛者病甞試驗之粗踈平時居多躁急褊狹則因怒而後見焉情之發也怒為難制方其來也突如焚如震如乘時而應之則有不勝其悔者矣必堅忍而力制之候其降伏静定而後徐而應焉則不中不遠其悔寡矣吾弟有吾之所無不可有吾之所有如有

吾之所有則一日子而亥一歳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賔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證不形矣如是用功方為第一流人也若徒務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其中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飈巨浪舍柁而惟篙櫓是仗焉吾見其危矣願相與圖之除其病根其病證則具存於别紙

與陳直夫書

倫頓首直夫大孝賢弟吾初聞令先君遺命計非五十金不可因為一切之計葢亦古之道焉名德懋慮之不至初不計足下有疋馬椽屋也其求之人亦與衆計之豈敢濫取以汙足下哉使無所處邪則行求四方以成父志可也使有所處邪則如管寧陸贄一無所受可也今有所處甚善也孔陽早来道吾弟求銘而父猶吾父也吾豈敢辭哉但其禁方嚴猶自犯之則是猶盟也口血未乾而已叛去矣二人言之而未信猶見棄於聖賢

況一人之身而所為猶發瘧然焉用此人文哉故禁例
未開雖同父之賢晦菴猶不為也孔陽謂求德懋仲昭
此三人者固不得而讓也然亦只直叙名姓邑里如司
馬公論極是不必過文吾當與覲焉閩節約家禮此法
良是大本在飲食男女此豈待僕之言哉嫌疑之際猶
不可不慎也以敎五能行況吾弟素清約堅忍者有不
能哉然亦不可太過致傷生以累老母古人所謂身自
執事者面垢而已此可以為法苫蓆雖去地稍高不可

傷濕氣務必漆堅葬法亦須講求不可臨時無措伯恭居喪授徒予靜極以為非今日使予靜在恐亦不敢以為非也勉之顯親之道在此而已少有跛躄則天地雖大吾恐無容身處矣已丑三月十二日信筆

又

葬禮須心中了了到下手處方成得不然或貽終身之悔矣向背只依山川自然形勢免惑野師浮議居喪雜儀只依家禮參看儀禮禮記自小祥大祥一依之飲食

自量强進不可因而致病貽老母憂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慎之以治心為先心正百行皆正矣非程朱書不必泛看蓋無許多精力又恐惑人也柔克以剛偽克以誠怠克以勤慢克以敬須先正容體倫告直夫

又

所作哀辭甚淺意不佳孔陽知得下了多少工夫方到吾平日全不用心然不必以此誤正的工夫詩文不如

人無害也뭐升也要向善但恐見得局促可為問金華廖先生動靜此公却儘高自家進善須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須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為偽人所罔但不可求備耳且居喪言語不與平日同朝仲相會為致聲焉聞周可大來僉事吾友也倫又言

與劉素彬書

倫白素彬八哥昔書與劉某必從如轉丸矣此非獨劉

其之罪亦吾黨之罪也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吾嘗猛省焉生三十九年矣無一日不在醉夢中也此無他醉而寐之者多醒而寤之者少也不知吾弟之醉且夢今醒已寤且否乎吾固賴吾弟醒我而覺之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文詩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

賢之學研精義理撿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聖人可以為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羣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

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為之不必删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静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

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揚雄李白皆可以為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其恃以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為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撤地自見耳相見間可以此意道之

與門人書

足下從吾游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得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為官人而已一時之貴耳有若求之即得上可以為聖人次可以為賢人又其次不失為君子貴於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無他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它反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為之著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法是矣入自小學近思錄始如廣東陳公甫者其人也喬壽資質好只被科舉壓了頭不知近能擺脫得否若不以得失

置胷中則應舉也未甚害與吾游者善類甚多只在門者少耳相見者其以吾言告之

一峯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一峯文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一峯文集卷九

明 羅倫 撰

書

奉謝大韶先生書

傳太守來已具書達左右凡丈夫立身自有法度以百年為千載之計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求諸已而已矣胡忠簡早年名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後其友李彌遜謂曰人生亦不觧事事可稱只一兩節好便好胡

後喪名失節此言有以入之也人可無朋友之助哉吾所望於先生者非但忠簡而已先生之自立宜何如也比聞治屋髙允為相居茅舍温公為相居土室當二公之時貴戚大官髙門甲第金碧輝映照耀日月摩切雲漢者何限而今安在哉明仲好議論恐賢者之自立不徒在於議論也時復相見以吾言示之可發一笑呵

復張都憲書

道中草札塵瀆明聰宜棄水火乃賜珍襲益重愧赧倫

私竊念執事之於倫猶春風之於草也草不謝榮於春風春風亦不自知其為草之榮也何以為知己報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執事之自立宜何如也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上致安於社稷下被澤於生民奮於百世之上而風乎百世之下然後可也今之學者幸生程朱之後矣舍程朱而不師猶梓匠輪輿舍規矩而為方圓也朱子嘗使淛東矣其言曰今日壞了這箇寬字故其為政多主之以嚴而濟之以寬今紀綱日弛風俗

日漓官吏日貪土豪日横盜賊日蕃民生日益凋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有識寒心皆寛之所致也易大畜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謂其能濟天下之險也執事以濟險之才當濟險之任宜臨餐輟食撫枕忘寐思以濟天下之險可也昔諸葛武侯治蜀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大哉武侯乎執事近師朱子遠師武侯則險可濟而功可成矣余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陳剩夫閩中

高士也以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爾行藏欲合時請看脉頭易敢爲執事頌之

與明三叔書

倫頓首蕭校尉來得十二月書反復數四拳拳欲改酒過吾所深喜也然過之當改豈獨酒哉吾所望者固不獨此也過之在人聖人且不能無況衆人哉君子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聖人亦人也過而改之至於無過

則吾亦聖人而已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喜一怒一顰一笑一辭一受一取一予一行一止一進一退自一念之微至萬事之著自一身之近至天下之大有一毫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違乎聖賢之成法皆過也改之而至於無然後為聖學之全功也相去數千里過與否吾不得而見之然因言以驗其心則過之當改者恐非獨酒也曰矢改酒過自今以往道可不修德可不崇看近思録實有益其意是矣然別求

好書以切科舉又以家貧為憂則所謂脩道崇德者恐
未嘗實用其功而近思録實有益者姑以應之於口而
實未嘗有益於心也正猶昔之熟於酒不自知其過於
醉也夫得深則誘小内重則外輕是以飽乎仁義不願
膏粱令聞廣譽不願衣繡顔回陋巷原憲環堵夷齊餓
於西山閔損辭於汶上皆有得乎此也近世大儒有下
第者其言曰今秋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
理猶舍荆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修道崇德

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為憂則其念慮之差與世之醉夢富貴者何異又非特一語默喜怒嚬笑之過而已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禄仕固聖賢之所不棄但不可豫以得失置胷中耳至欲取各處小録以廣見聞此又惑之甚也科舉文體本自卑弱正昌黎韓子所謂無待學而能者今日小録又不過一時鄉舉引援故舊頭腦冬烘者以為之耳其披靡文氣支離義理蠱惑士心益又甚矣何乃欲視而效

之耶不過徇時好而急於得耳昔劉幾輩為文過竒詭未有如今日腐爛軟熟之甚也歐陽公且深惡而痛斥之而嘉祐士風為之一變吾今力不能變𩔖乃使則而傚之又歐公之罪人也特地猛省作急回頭不然終身酒不濡唇亦醉夢了此一生矣

復丘學正書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風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為饑所驅為倫之驅者獨饑已

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初服抱痾幽谷及此星周八矣進無益於國退無益於已惟思選名山探幽谷枕流漱石卧雲飡霞以終此餘年他無所顧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游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南巖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待於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疏食菜羹芒鞋藜杖披蒙茸蹈虎豹登虬龍過會意處快飲數觴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餘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

此而所知親故未亮素懷烹豚炰羔醉飽連日氣纔
𦢊(騰)𪊨(麈)襆已塞轅已南而復北席未暖而即行敢故違長
者之命乎為是故也乃蹙厚禮稽顙拜嘉顏汗沛如伏
惟亮察

復進賢呂大尹書

王方之會厚之至也禮也堂食之分厚之至也義也孔
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倫欲買義田周宗族知義之可為
不知力之不可為也執事聞之分堂食以助焉非有尚

義之心其能然乎吾聞之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堂食之助在執事不可與在僕不可取也君子之道無他義利之間而已學之不講未有不以利為義者今時之皂隸堂食以利為義者也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非一人可得而私也在執事亦不可取也然則何所用與用備義倉周吾民之急者出乎民者反乎民也君子故曰義也執事欲為

君子與行吾言而已矣執事亮之

復保寧李太守書

倫白太守李君辱書恵以懐賢事屬倫記之甚盛舉也僕敢不祇命獨其中有可辯者不得而黙焉夫古者國祀賢於西學鄉先生殁祭于社皆以勸也此為治之大本也舍是而求治猶倒植而求茂矣後世此意不講上之責於下下之應乎上者簿書期會之間而已欲求善治得乎迺君獨有此舉必非從事虚文以邀一時之譽

者也其志可尚矣獨其所謂賢者則有可疑焉君殆未之考也夫古之賢而列於祀者必其道德之尊名節之著事功之隆足以為後世之勸者也徒有名位者不得而與焉此聖人之法也按堯叟堯咨並舉進士第一堯佐亦登甲榜堯叟仕宋真宗位至宰輔契丹入寇請幸成都當時若非寇準社稷危矣其後又傅經義附會天書致天下爭言祥瑞卒壞一代治體而宋以此亡其為人如此而可以為賢乎堯咨雖無可考然入為學士出

補名藩功不概見乃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致母擊之

金魚墜地則其不賢亦可見矣獨堯佐治郡所至有聞

雖韓魏公言其非輔弼才相業無大可觀然朱子録其

言行列宋之名臣則兄弟中之賢者此殆庶幾也三公

之賢否章章如是今乃概以為賢而懐之又從而祀之

可乎若以其爵位科名足為是邦之重也則如堯叟堯

洛者皆不忠不孝之人丁謂王欽若之流也其一世之

富貴泯滅澌盡適足以貽不令之名而重為是邦之辱

也何取以為勸哉若以為脩前人之廢典則彼吳昭夫者獨以將相名其堂而闕蒼舒之記其語詞輕重之間亦未嘗概以為賢也惜其不能辯而正之耳自今日觀之則彼二子者亦見人富貴而動念垂涎者也惡可重踵其失乎三公之子孫傳在潁汝間未知是邦有否也若以為廢而去之或傷孝子慈孫之心則禮有之先祖無是善而子孫譔之是誣其祖也所以百世不能改也子孫且不可誣其祖況為守土之官而誣其邦之先臣

乎且太守舉事以大公至正定後世之勸懲子孫固不得而與也余嘗過吕惠卿蔡京之邦矣問其子孫無一認以為祖者至其邦人亦羞道之堯叟之邦人與為其子孫者獨無是心哉質之禮義無一可者君其從吾計與當撤二公之像沉之於江專祀文惠更三陳為文惠書院其懷賢者祇以懷文惠之賢也二公雖不能從父母之教而其父母固以忠孝教之矣别於文惠祠後為正堂像秦公燕國而祀之使是邦之人為子者知必從

父母之教而為父母者亦知所以教其子也則善矣昔鼻亭祀象千有餘歲薛伯髙由刑部出刺道州即撤其屋墟其地柳子厚稱其得化人之理楚俗尚鬼且久伯髙一旦去之明者稱快至今况此事自君起之自君廢之固易易也新一代之耳目定百世之是非在此舉也君其無疑僕尚當執筆為君記之

與府縣言上中户書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埽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于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

二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㓜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閩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

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
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户逃
絶者有之無粮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
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户有虚絶
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
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户原佃
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横豪之剥削無已官府之征求
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户况里

書作獘飛派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户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扑之下何求不足寃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昔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鷄犬不

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賍於粮里已賍虗粮已賍鹽粮又賍中户賍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閩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絶軍户生員貧難下户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户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

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

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與族叔譙益先生書

倫與叔父幼並艱苦今倫幸叔父不幸者豈盡才力不足哉是蓋有命焉貴之由乎命者固不可必得矣有若求之必得非命之可制者人自不求耳是故士有布褐蓬茅而光榮百世者亦有重侯累印而汙蔑千載者此

脩其貴於已者而彼徒得於人者為貴也貴於已者孟子之所謂良貴吾心本然之善也善之所進有高下人亦隨其有而貴之人心秉彝之至公也不必遠引以吾家觀之松崖先生端厚恭慈一家一鄉之善士也一家一鄉之人貴之雪菴先生清心寡慾脩德謹行吳司業稱其以道尊天下楊少師稱其為江西一人劉子欽稱其心地無愧程朱名公巨卿游其門者異日頌其德美莫不齎咨涕洟下至閭里野夫婦人亦莫不喜道其姓

字此一國之善士也故一國之人貴之水心滄洲松野
餘頑以至士迪先生或提孤旅赴難勤王視死如歸或
慷慨激奮謀復宋社而大志無成或棄官高蹈自比殷
頑或上書相府乞存宋祀而屢聘不屈或妙年英發博
綜羣集而終身不仕當時名人如文丞相趙孟濚吳草
廬劉須溪周翠庭歐陽道或師之或友之或製服哭之
無不推而尊之雖丁末造道不能大行於天下而孤忠
清節昭耀千古至于今為烈此庶幾天下之善士也故

天下之人貴之是數君子者或肥遯巖谷或沉晦下僚所立耿耿子孫至今賴焉況以聖賢之道自立者乎叔父未可以為不幸也在自勉而已矣倫雖幸至此地使徒以得於人者可恃而少變其末達之所守則上辱祖宗下累子孫也必矣其幸者又所以為不幸之甚者也詩曰聿修厥德毋忝爾祖叔父以之

戒族人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别後想得安康倫别無他囑為人

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

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鬬爭不肆强梁不敗

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貴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

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横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今日

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技葉自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

與張廷芳

今之進士上者期給事次者期御史又次者期主事得

之則哆然不勝其大視同年亦漠然也其視州官縣令若鵠鸞之視腐鼠唯恐汙其喙矣一或得之則黽耗餽喪對妻子涕泗横流薾然不勝其小矣視彼三職者恍九地之視九天也至有垢面娌膝昏夜乞哀以求免者矣噫嬖也極矣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道也道有所隱洪涊婘婀以保禄持寵者雖尊為王公貴為卿相君子視之陸海中一塵也何給事御史為乎哉苟在我也雖晨門封人乘田委吏千古之下仰餘光而望下風者若

景星鳳凰之不可及也況州官縣令哉今之近民而得行其道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同年近補外者不旬月間佳聞四達視彼之居三職而寂焉無聞者固已一金一泥矣况進此而上乎吾子其無以彼之自大者自大而以己之小者自大云

與劉顯仁

僕聞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所謂才者非必科名爵位之謂也今劉氏之子孫盛矣然必期以久大之

業然後可也吾丈非不知之然行或有不逮非真知也今為士者殺之使為穿窬有不可得者知之真也一日不死須做一日是目下便立定跟脚以此律身以此教子便不枉一生矣吾丈達者故及之

又

顯仁先生知己自吉水別回思僕之罪大矣所見多不明所論多不正所行多不當所貴乎友者以其有助已也君之助僕者多矣而余之助君者何如哉何待君之

溥也此僕之罪所以大也君圓通廓落練達老成何有僕之助哉然友道固如是也若徒資助於君而無一言以為君助是故非君望僕之心也朋友之倫豈宜如是之溥哉異日恐無以見聖賢於地下也凡吾之所欲言者皆君之所已知也皆聖賢之所已行也皆天下士讀書者所共知也而天下之人卒未見有行之者何也溺於流俗而不自知也今天下之俗士不登科登科不給事御史給事御史不方伯連帥方伯連帥不侍從六卿

侍從六卿不師保闔下不已也求而得之者非徒自以為榮天下之人狐媚而鼠趨之矣求而不得者非徒自以為辱雖親戚朋友皆笑其迂濶而鄙其無能也凡其求而得之者皆自以為大智然自君子觀之則卒自陷於大愚而不自知也何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斯人也雖自以為大智而卒無以服天下正人之心卒無以得天下正論之歸近則貽

着於一世遠則遺臭於後世正士羞與同朝鄉人恥於同里遠裔子孫恥以為祖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後已此其自以為大智非大愚而何哉原其立心之初豈期至於此哉特溺於耳目見聞流俗之非而至此也且人之所以求富貴為身與口而已子與孫而已身之所衣者寒不過一裘暑不過一葛口之所食者肉不過一豆米不過一升酒不過一壺子孫終非我所能謀而保其有也而一念之非遂至如此非大愚而何哉

君達人誠不至此也昔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毋慢遊舜豈丹朱慢遊者哉特禹之戒舜當如此也君豈至此哉特僕之告君當如此也孔子曰進以禮退以義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於天下千數百年號為儒者多無完人為此義不明故也至宋程朱數大儒出相與講明力行其守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授必抗章而力辭其秉易退之義則一言不合即奉身以求去當時公卿士夫多已從化故宋之治俗幾乎三代者數君之力也惜乎

人主惑於小人之邪説故大儒之效不見於時而宋之
治終不能等三代者此故也今日祖宗養士百年吾等
至此豈不自愛其身哉自踵至頂皆朝廷之所有也但
於聖賢之道有虧恐非養士者之初心矣吾榜中號爲
得人然卓卓者無幾其中豈無人哉但恐溺於流俗而
不肯自拔也近聞有求免作縣者其穢德已四聞矣龔
黄卓魯非人哉顧無志也無志則師保閣下亦祗以如
吾之前言而已况給事御史哉昔伯玉行年五十知非

吾謂明日死今日知非亦可僕非多矣君無忘助我也君勉之入德自近思録始陳獻章先生今第一流人也可近之令弟員外先生吒謝師覽無錢君可助之更病事千萬維持使無後顧之憂葢元患吐紅脉多寒藥隨成自遺虛怯而今則時頭痛手足痿痺曽出回手已不能馬鞭葢勞便受風也而今已成狼狽回家調治一二年便來煩公卒調護之

與何惟一

足下欲為好人乎當以國家為心生靈為念聖賢為師孔孟程朱之道力行之而已欲為好官乎則如此而已足下豈徒欲為好官者哉

與鄭御史

為御史大本當以明道為法而隨時措之床頭易曾振塵否

與夏止菴憲副書

凡寬則百廢皆生嚴則可理雖處一家或教鄉校十數

人亦須嚴況司一道長萬夫乎吾嘗以此告相知者皆未有信而行之何也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貪官甚於盜刼皆欲止盜盜愈止而愈有先生買田金牛而好義之家如張邦俊顧施百石羅俊極毛英懋皆欲出三十石此豈有所彊哉下觀而化也止菴記及寧縣文猶未暇成姑俟入山方可了也

一峯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一峯文集卷十

明　羅倫　撰

五言古詩

湖西八景次陳石齋韻

太極九春

鄉名太極何山象太極也天城環周三百里象外兩儀也中峯忽出平地峯麓迴抱廣袤百畝象中太極也書院居之

一九三百里兩儀位太極誰從羲皇前畫此無量易白日煥天章萬古永不蝕吾亦欲無言玄天本幽默

翠玄幽玩

光霽巖東去太極書院十里許東儀之麓也别號翠玄洞天洞高明圓廣下容千夫深不可測遊者秉燭丹房繡壁奇形異狀耳目未有東南巖壑最勝未有先於此者

金鼇開一竇乃透玄雲麓一入洞天遊火龍銜玉燭仙

都象衛嚴永夜不得宿仰視但鴻蒙瀛海駕蟠木

金鼇霽雪

太極東山高踞雲漢若巨鼇橫海隆冬初寒未雪先白已霽旬月浩然猶故

東極蟠金鼇寒通雪山白祝融鞭火龍六月銷不得曽上金鼇頭已在崑崙側只恐金鼇飛白玉橫天勒

玉晃晴雲

太極南山羅絡奇詭此峯尊嚴若端冕垂旒暑夏亢

陽雲巾其頂霖雨時應土人仰之以為雨候

坤厚載神秀雨腸時若之沛然澤下土乃與天公疑朝隮已膚寸熯旱方此時虹霓慎勿見羣黎生呰饑

大旒垂玉

太極北山水心之主山也山腹靈湫濛泉注湧飛流千仞如垂玉然

大旒自何許太乙元精傾此水下無敵上與銀河并一入衆生口萬刼塵心清萬刼塵心清萬刼消心兵

飛鞏橫翠

太極西山髙望金鼇翠屏萬仞一碧橫空世傳飛仙駐鞏其上

仙人此息駕太極開鴻冥如何紫蓋力敢與崑崙爭嶶嶙三萬里晝夜移天行紫氣滿雲漢可望不可名

一峯來秀

一峯在太極為中峯在書院為西峯在水心為南峯水心太極北山之麓吾廬居之向一峯巋然其南故

曰來秀

太虛忽突兀孫碧自天拄完完太極鄉浩浩陽春塢萬象羅兩儀俯首環内玠撫掌無極翁昨夜聞天語

三峽迴清

三峽太極水口山也第一龍堂峽第二龍湫峽第三下瀧峽盤回百里溪流其中

百里蟠天城天河下縈互犖龍沕淵潛衆蛟輕使負源通崑崙丘影接扶桑樹日暮聞棹歌武夷是何處

遊太極九春次容彥昭二首

天心開太極天脚垂碧草草根雲峯青萬壁拱蓬島島中一九春自此風光好撫掌無極翁蒼天未曾老

又

太極開蒼冥天心非草草四山突中峯翠環擁瓊島一九三百里萬象各妍好中有長春人獨抱春風老

遊翠玄幽玩二首

紫微開洞天拚此玄黄擘天人好珍奇玉府寶藏塞君

居南山南我居北山北爾汝兩忘形相看非物色

又

玉堂囊青山母乃巨靈擘羣仙燕清都一壺春拍塞紫氣來青牛窈然忘南北指點極虛無太玄本無色

贈易德元陳秉常次陳石齋

朝辭白沙雪夜卧西湖月湖天月在水烱然清與接吾家富薰天大造委此業棹歌揚中流速爾進歸檝

聞趙允用北行偶寄

病夫懶讀書只愛華胥境一榻松風清北窓清晝永合眼見周公山童驚不醒君今旅途遊莫戀邯鄲枕

卧龍巖次容彦貽

夙昔慕至寶尋此蜿蜒蟠逶迤到龍門落手驪珠寒掌中見明月眼底無琅玕飛潛各有會與爾隆中看

送何喬壽歸盱江

何生盱江來魯秀媚寥守孔門二三子參也吾與汝一片金牛雲萬傾西湖水去去勿復道玄天默無語

馬龍瑞芝堂詠

馬家真龍種西極來流沙毓此玄氣精千載成靈華應圖光瑞日鴻祉熈無涯浩歌靈芝辭為我懐漢家

寄梁德剛

南海李德孚已從白沙老西江梁德剛枉愛青山好德剛發長笑青山莫吾惱猿鶴爾勿驚吾亦歸來早

四皓圖為饒雯峯題

天地有此山直到此翁好皓髮驚龍顔隂語正穹旻後

車來飛熊何如渭濵老倪仰幾嬴劉朝夕屢縈槁白雲
照空山霞外跡如掃至今山上芝翳翳荒秋草

和陳白沙二首

水雲媚一窩去天九萬五饑腸冰玉清飽嚼雲月苦掉
頭懶應客多謝巢與許客去掩柴扉隨引鷄豚數仰面
看行雲鵲鵲翳簷宇庭柯鳥聲和喚醒夢中語

又

君年四十八我年四十五百年幾會面念此長恨苦金

臺首相見各委霞外許擁懐素心人動輒屈指數貢然三子來歡聲撼茅宇瀧濱是曹溪他雨對牀語

松雲為易德元父世衡題

崢嶸白雲東松樹幾千尺曾經秦漢來萬古横一碧黒風捲青山白晝飛霹靂須臾洗層霄見此太古色茅簷清露繁研硃點周易

讀太白詩

太白横西天萬古色不改至人孕元化風豪驚百代青

天騎白龍傲蕩弄雲海太白邀我來招手六合外太白與我言為我開天在拾得白日還迷途杳無礙

題陳僉憲粹之和四皓圖二首

秦坑氣熱天商山色方好一鹿走寰中狐鳳鳴秋昊多謝赤松徒設網羅此老片語回天心一氣嘘萬槁遂令箕帚妾敢把漢宮掃噫嘻隆準公作事何潦草

又

箕潁去已遥山林復誰好亦有采芝翁皓髮照蒼昊嗣

漢配彼天赤手藉此老東隣亥字人獨伴霜木槁野雉懷鴆心火龍宜雹掃何乃迷先幾人尟横秋草

思親堂為建昌王垣賦

青青澗畔松不為霜雪衰鑿鑿澗中石不為流水移胡為白髮人忽若朝露晞長夜去冥冥兒心寧不悲泣血不到地滴著身上衣衣當有時獘兒悲無已時兒身匪金石不死將何為生當長相思死當長相隨

思親堂為建昌閣明賦

仰觀天蒼蒼俯視地茫茫天地亦何極人命如朝霜靈椿忽已摧萱草凌北堂慈烏反哺心悲思結中腸夜夜吐哀音涕淚沾我裳圓景淡無色浮雲慘不揚蓼牆終乃身參閔同翺翔孤芳振千載黃泉耿幽光

題界江李文光八景繼陳公甫作

石齋天下士落筆浩縱横江山欲改色星斗芒寒明界江忽在手萬里隨君行龍眠久黃土此畫天無精想當盤礴時半夜雷霆驚依依古槐柳不謝東風榮紫烟生

瞋色霽月涵秋清宛宛牧童起翳翳漁燈青摩訶亂吾伊夜静如聞聲舍弟廣東來念予江湖英唾壺歌欲缺玉笥嵘蒼冥

贈容彦昭次陳石齋

傳呼走柴門有客邁行只衣冠不駭俗語言多近裏可是白沙來乃渾化查滓白沙霞外客兄弟遥與處伯兄遣君來此意良何以肯為廟堂尊而逦山林取何由見汝兄汝弟見可矣詩好兒童傳誼高朋舊喜我非青囊

徒聊爾嬉雲水憑君具隻眼一照三萬里

用揚龜山此日不再得韻送馬生歸南海

玄黄浩無極滄溟忽枯桑况乃幺麽生浮雲度虚蒼聚散倏忽間惜此分陰光方寸渺六合太極丸陰陽氣機乘出入寂感無邉方存亡繫摻舍泰山逺毫芒冰淵視臨履安此終然臧利劍一入腹慾火肺肝戕雲子委塵泥至寶珍粃糠襟裾衣牛馬四大空昂藏包羞含遺臭馬能復流芳咨爾媚學子有欲斯無剛及時醒大夢晝

夜馳徬徨仁宅固云廣義路亦已長居由聖所與曠舍
成荒莊馬生南海來玉質披天章脫跡露軒晃游心聲
教場謙受若虛谷忘悔同牽羊頗師學干祿顏回誠坐
忘耄耋謬千里先幾宜自强寒雪立未消朔風上歸航
脊梁爾鐵硬一擔挑綱常仰視白日舊萬古何當忘負
茲彼綿力盡然我心傷行邁勵無斁罔念聖作狂

壽劉蒻莊

天台老僊伯云是蒻莊翁朱顏映華髮碧眼開方瞳淡

蕩美雲海飄飄隨西風東籬下白蒻暗滿黃花叢夕歸餐落英為我好顏容世事懶開口薄俗爭樊籠黃金生羽翼飛入蓬萊宮蒼生亦何罪遭此提凫兕天命且不畏況乃悲人窮肝肺皆焦裂耳目聒昏聾悠然遂獨往長嘯巖扉中金丹煉玉質曾與安期逢金牛卜仁里杖屨頻春風諸昆總愛客情深非貌恭盤飧稱豐儉芋栗呼兒童淹留未忍去引劍劈蒼穹清芬散蘭雪高緣凌烟虹鯨鯢不敢動蚑蠆若為鋒把此共君往前山雲數

重得酒輙復醉但恨糟林空不學張子房長饑從赤松
冥冥撫六合造化無全功男兒生世間猥瑣非英雄

四言古詩

存德堂為西溪何純賦并引

見山先生忠于宋吾祖武岡府君之同道也太虛先生隱于元吾祖松野先生滄洲先生之同道也羅與何世同道者余故賦之

於維見山赫赫武功不顯其忠武崗攸同

允文太虛滄洲維則炳文之德貽我南國

見山之族太虛之孫纘戎列祖積德彌敦式我後昆

詩不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何氏世舉之誰其

風之作頌嬔之維奚正甫與之

右見山四章一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五句四

章章七句

一峯文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一峯文集卷十一

明 羅倫 撰

五言絶句

題饒雯峯山水四首

混沌太古色江山烟霧中草堂無俗客日日來春風

二

年抛造化外氣入烟霞間夕陽林下路白髮照青山

三

素琴本無絃白雲本無心虛舟在野外知他浮與沉

四

層陰閉六合萬徑無行蹤老翁不僵手一絲繫春風

題饒松坡畫四首

青山不解語流水豈知音仰面發長嘯蒼蒼對此心

二

雲移山不動客去水相隨高卧南窻意羲皇秖自知

三

一棹歸何處柴桑是我家莫言孏一飽籬下有黄花

四

笠下眼似海驢背肩如山雪月品題徧翻笑天工慳

山水小景

老屋青山下孤舟淺水邊黄昏魚飯飽捐却矮篷眠

月梅

廣寒夜突兀疎影自天横嫦娥不敢睡合眼夢魂驚

題陳粹之龍

北斗司元柄南湫亦化工若無天在手泉下不相容

題毛英懋春夏秋冬小畫

曙氣薫雲壑香風戀草堂小舟輕一葉恰好受風光

夏

高閣不受暑翛然午夢凉棹歌何處起清吹落滄浪

秋

秋水清無底幽然淨我心片鴻天宇順落日放船吟

冬

滕六寒無恙山河信手封老翁無住著隨意繫江風

和緝熙鄉城謾興

低頭看明月仰面貪歸鳥庭前白露下已濕青鞋了

寄梁德剛歸自南雄

笑殺南園老秦淮醉幾秋歸來無一語酣劍看吾鈎

題蘭與饒裕

翠袖舞春暉光風聖得知夜深渾不寐玉露點羅衣

又

春動雲丘筆幽蘭映雪窓一峯纔拂手六合散天香

題竹與蕭球

玉英臺下路半夜舞青鸞龍孫眠不得踈影上闌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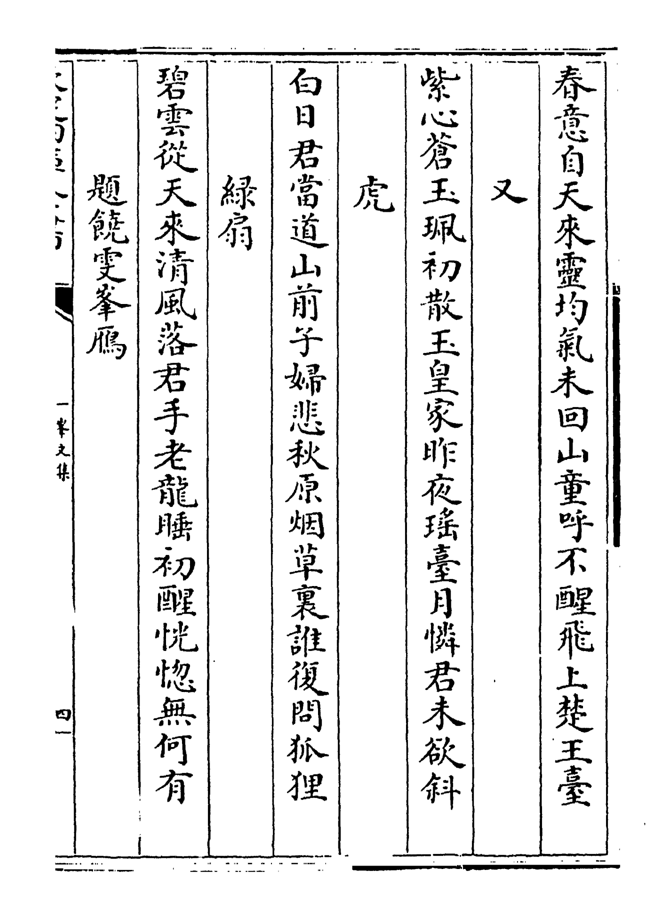
題族叔潤屋先生鵲圖

昨夜下天河南飛路幾多歸來無一語無奈月明何

晚翠樓

長簿消晨烟返照啼幽鳥飄然過片雲寒山青了了

蘭



春意自天來靈均氣未回山童呼不醒飛上楚王臺

又

紫心蒼玉珮初散玉皇家昨夜瑤臺月憐君未欲斜

虎

白日君當道山前孚婦悲秋原烟草裏誰復問狐狸

緑扇

碧雲從天來清風落君手老龍睡初醒恍惚無何有

題饒雯峯鴈

時序炎涼與南來又北歸乾坤三百里惟爾識天機

陳舜明泰齋

秋候天如水風清月正明浮雲斷一點長望泰階平

題松與溧水表濟

人心是浮雲一日幾變易吾友山下松此心已如石

夢

日晏歌黄鸝時清茹紫芝君心天下獨天意獨君知

初四日夢

東井回天地西奎應古今已無生與死況復說浮沉

二十九日夢立誠

北斗佳人在東風信此君看他天意思深得月精神

二十二日玉笥夢

關山一隻鷹霄漢雨三峯借問門前水依然萬折東

丙午十月初三日夢

鐵騎鎖東風殘花野興濃玉梅猶在此消息自天通

五言律詩

和林緝熙正密堂

寂歷驚猿定幽軒月到時江山空翠在肝肺老天窺甲子消明鏡泥塗渾素絲可堪藤簟冷香露滿薔薇

易菴李令譽同學郡庠別二十載見予金牛驚喜交集敬酬元倡

昨夜茅堂裏匡牀共語時君心江月得吾意岫雲知歡極盃無算交深道愈夷宜情渾欲割畎畝真吾師

和緝熙示弟之作示諸生

寒餓添𤸃懶輕肥誤俊英人心爭水火造物劇孩嬰自在閒中睡倉皇紙上名分明眼前事聊復醉還醒

劉氏孟禎迎暉樓

天道比中和江樓曙氣多浮雲消海岱病眼對山河年老流光易春酣放口歌茅簷寒餓久愛爾數相過

讀書樓為門生張麟賦

溪山深隱處一逕漸通幽六合同吾宇南州獨此樓浮雲連海動河漢自天流高枕丹霞上春風笑未休

挽揭竹菴

竹菴忘此老伏臘走比隣碧草他生夢黄花化後身石田孤鶴瘦烟水五湖貧却憶經行處西風淚滿巾

南村别墅為饒松坡題

吾愛南村好頻過處士家白雲留客住濁酒隔牆賒陰壑藏春雪清溪洗暮霞自今來往慣薇蕨早生芽

答陳公甫

青天回白首霞外送冥鴻沙界無窮樹霜空見此松君

王留一劍老病息狐蓬試問雲臺趣農談信野翁

公甫感秋有吟因寄章德懋莊孔昜及倫三人

用次其韻

大地秋風動萬竅無定音山河孤鶴夢風雨一龍吟青眼有此客白雲何處心思君令人老華髮一千尋

佛嶺三首

元兵李恒追及文山神石墜隘道阻先君武岡公被執華信戰于東固死之即此地也

宋運方當絶人心未死何降王納欵日義士揮天戈舉信支東囼文山節五坡君看草木氣猶自壯山河

二

秦貰先亡國文山可奈何自憐天下詔誰奮魯陽戈生死勤三后忠誠動五坡高風不可見名落舊山河

三

追塵特地起孤憤奈天何翠玉樓前淚黄雲塞下戈二龍爭北野孤鶴夢東坡却憶樊籠外乘槎欲泛河

碒頭次陳秉常

萬里崑崙小蒼茫快此登層雲開赤脚陰壑動玄靈練石嬿天漏尋花愛國馨青山來戀我應識草堂情

雨暉樓次容彥昭

樓舊名迎暉夢改雨暉畫棟飛雲表鴻名落夢間大明開晝夜光霽動天山高枕元龍卧横江一鶴還老夫幽興熟為爾一開顔

光霽巖次容彥昭

太極開天府清虚此一堂幾迴桑海變不及廣寒香萬

象懸金谷羣仙醉玉牀蓬壺深咫尺生被碧山囊

府教巖次容彥貽

先君武岡公名開禮字正甫宋進士授武岡軍教授德祐元兵南渡辟知永豐縣從文山起義勤王空坑之敗大罵不屈囚吉州獄八日不食而死文山北行制服哭祭之事在宋史巖在婁原洞幽巖東迴紆明瑩公嘗幽棲于此土人以其官名之

金身不可斷鐵心應易酸風吹浮雲去吾與南山安頟

頷蒼天在瀟瀟白日爽横流當砥柱迴却黄河乾

扇和巖次容彦昭

如何深厚底藏得一壺春朔雪不到地春風長被人天

陶吾輩老花好自家新聞道山靈語知予樂是真

又

陽和在深谷無秋旦旦春山鷴憎過客巖燕喜來人風

軟瓊芝脆天清玉宇新挑花逐流水去任任天真

水心書院次容彦昭

遊子來何之來之水心亭同流混清濁髙思入玄青病菊東籬醉幽蘭陋室馨石齋頻入夢經緯兩冥冥

書宗仁萬玉山僧房廖欽止處登瀛洲達此寺三十里

王道荒東漢山名自太康璣衡斟北斗雷雨動西方客夢雲隨鶴禪心月在牀登瀛三十里前路滿風光

和林緝熙遊玉笥山并序

玉笥山大秀宫道家號法樂洞天奇秀旁流南海布

衣林緝熙雲水名岳從羅浮春于山中道士許清源
頋留乃開青囊約從宮于天王閣結羅浮菴于閣後
最奇處時從行者黄時憲王忠肅許良揖陳符用符
用候秋落手此菴云

野仙臨玉笥引袖拂天星侍立雙童小看山隻眼明洞
雲含雨潤鶴夢帶烟醒自嘆羅浮客春杯溢四溟

送饒經歷還金谿

問病來金嶂高談徹玉關何人無白髮吾道有青山雲

水流行處漁樵問答聞孤舟今夜別明月共君還

瀧濵次容彦昭二首

南海三君子來問瀧岡居山髙日月小樹古虬龍紆暮年得一飽衰力尚三餘寄言白沙老倦翼且棲梧

又

別業來何處瀧岡水竹居江山容我老朱紫信誰紆南海三君過西窓兩月餘劇談中夜起香露滴髙梧

毛氏西園次容彦昭

毛氏西園好溪南未有之參横虎出夜松暝鶴歸遲病

骨青藜杖秋香短竹籬小窓𠊓榻在合眼見巢夷

送梅禺歸鉛山

歸路鉛山縣梅花萬樹春青天元屬我白髮肯饒人道

德看前輩冰淵戰此身寄書長不達傳與故鄉親

定賴丕初宿金牛夢意

氣運回千載何人朕兆先天花揺鳳舞雲錦擺龍眠垂

統開來學沿源得不傳東風又周道四海正懸懸

送王生歸家

王家兄弟好吾道在南安禮樂開三極陰陽渾一九春深冰自水人去雪猶寒天末涼風起浮雲正好看

清風洞次容彦昭

問爾來何際來從象帝先后靈噫紫府和氣蕩光天骨冷龍眠處魂清鶴夢邊古今渾不息君子自乾乾

翠華巖次容彦昭

皇天開洞府自我馬蹄忙春漏黄金界雲和翠玉房寶

山陰火動玄竇紫霞香回首無何上神功接混茫

和林緝熙過劉宅韻

舉舉扶胥子雲樓日幾層野人回碧眼赤子問青燈山盡天無礙春歸夢有憑宾鴻看杳杳遮莫顧虞罾

送劉師覽分教沅陵

塞外傳金口沙頭醉玉巵青山宜我病明月憶君思江漢清秋潤沅湘白日飛廟堂登稷契雲壑隱巢夷

江山一覽亭

一目空南極飛梯上紫烟幾鬟孤照外匹練落霞邉江漢心宗海嵩華氣擁天魯城春服後此地亦悠然

一横亭

有客在南濵文章氣已𡨚何人看北斗椎子指東星下釣綸方定燒茶夢未醒湘雲今我是曽上妙高亭

文鄉書舍

吾道貞元日文鄉氣又春乾坤三萬里江漢一完人山氣通雲谷泉聲是泗濵大虚皆我屋明月可芳隣

蒼雪亭

蒼顏未覺老古心誰與同風雪不改色山林惟此翁吾憐造化意乃在山谷中盤桓成浩嘆萬壑生清風

九月夢

南師翻孔孟西客鏤唐虞秋月梧桐夢春風故舊書陽回天有信雲動海成虛試問圭峯老乾坤幾乘除

天上人間

吾廬依北斗人道是東山雲卧星槎穩天中帝柱間路

由黄道表人在紫微閶誰捧三竿日凌烟夢未還

小蓬萊

引袖拂蓬萊飛雲九曲臺火當三殿去山送七星來洞府春如海秋空夜不埃白衣如邂逅沈醉菊花杯

九曲飛雲

羅浮在天上指點是玄微九曲雲中去三天日下飛紫微迴閶道清露濕仙衣世路羊腸險人間悶不知

言志

歸路玉花驄行人大華東龍頭驚昨夢馬足信東風天上開三省江南問一峯養雛成大鶴種子得高松

十九日夢

秋風為誰急秋草為誰深吾道通天地人心自古今誤疑梅是雪不道菊成金昨日東籬下山樽滿滿斟

夢吟浮香塢

塢舊名大山可里許陋巷居之丙子鄉薦後庚辰辛巳閒晚道其中覺一所有香叔父修葺曰山中必有

香草也先府君然之既而香漸廣丙戌登大廷南遷得歸異香滿塢晚則薰室繼生諸子比已寂然乙未春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夕于塢中因及其事欲定名而未得其夕夢曰浮香塢

異香浮上界春到紫薇家人道誰從定天心未有涯野風依客興丹露對流霞可是長春境蓬萊萬歲花

夢吟異奏亭

予家龍池之上浮香在池東異奏亭在池西亭名異

奏何也乙酉赴南宫予出三門外張宣輝後至奔告
曰適聞龍池西北鼓聲鏜淞木板響答以族右其樂
别也竟不見人此何祥乎先凡陽和先生曰此山英
靈送吾弟往矣何以人為予目止之行至西崗聞金
銅聲以巡司官在岡外也既而亦無浮香塢既定三
君曰盍圖此以對其夕夢曰異奏亭
君行乎天地君心動鬼神大名中日月吴樂播韶鈞阿
閣猶儀鳳西郊未出麟如何湖上曲長奏洞庭春

夢定春堂吟

壬辰㙧生先夢人報其母曰五魂無主中和動氣動中和萬古春繼曰一定萬古春乙未夢曰似君不老可無憐夫𡟎同春一萬年無限雲霞皆落手定春堂上繡香煙既定其塢曰浮香亭曰與奏堂曰定春館曰同春云皆乙未夏夢也

東風無著手却向草堂來大化留鈞座光天落壽杯有雲皆載兩無地不栽梅餘慶吾家學元君未鑿坏

夢同春館吟

日日是春風吾家大化同一誠孚犬馬五教及兒童水暖魚魚出泥融燕燕蹁度江春色滿花抑各青紅

十二日夢文岡阡吟

文岡之阡曾大父元六府君大父善耕府君季大父永四府君阡也天順癸未春試燕臺夢歸謁阡石門三重甓卷如城左右闍人高齊于門倫慨然歐陽之阡既名瀧岡此合名龍岡乎傍白衣人曰龍岡不若

文岡倫曰何謂文也白衣指一山曰此非文峯乎但見一峯蒼翠出門髙秀刺天舊名椒園因易其名曰

文岡

虛無曾指點三老已蓬萊春意回函丈天光落上台大明萬怪伏文秀一峯来無限風光好南山進壽杯

入道門

爾等由吾道須先自洗心雪消春動草月上夜鳴琴杳脚書壇古雲根石室深幾人能到此白髮忽千尋

五言排律

古潭為劉禮作賦

秋江有古潭閒自無極先飛流掛北斗靈源通上天陽潛含渾渾陰閉入玄玄深淺滄桑外浮沈宇宙邊洞明空地底虛大貯天圓日月含黃道星辰泳紫躔脈通青嶂骨文爛玉霄箋河漢清無敵滄溟勢欲連鏡平飛組練珠抱睡蜿蜒馬飲河圖出龜呈洛數全嫁蟾橋度鵲入烏鏡窺鸞河伯羞夸大秦鞭浪欲填壽籌逢海屋仙樂

洞庭絃雪艇寒無恙星搓夜欲編一虚空礙滯萬象訝
森駢孕秀生豪傑高門得世賢忽逢江上老疑是水中
仙湛一心源寂瀾翻舌本懸詩懐傾浩蕩道體見淵泉
濁激塵滓散冥窺混沌穿暮春陪點浴清夜共熹沿淡
薄交情古光明夜氣鮮靈均曽種芷茂叔為栽蓮白髮
欺明月愁心散紫烟羊裘霞外釣漁笛月中舷嚴瀨名
高斗愚溪䧏稱淵隨波豈吾事浮海竟誰縁機外鷗三
點閒中鷺一拳掮蓬來鶴夢歌棹動龍眠世態隨陽鴈

塵根脫殼蟬𦁤纓呼孺子鼓枻鬬嬋娟海若低偷眼馮
夷醉拍肩談玄驚鬼膽話妙破天慳夙好羅浮客呼來
不上船菜園寬似海醉筆大於椽運泰肥三極歌傳滿
大千傍花眉展秀見酒口流涎樂水心元癖尋山意亦
便正冠來入社潤筆不須錢治世三生佛閑官一味禪
著書深閉戶共爾磨兜堅

雩峯山水吟并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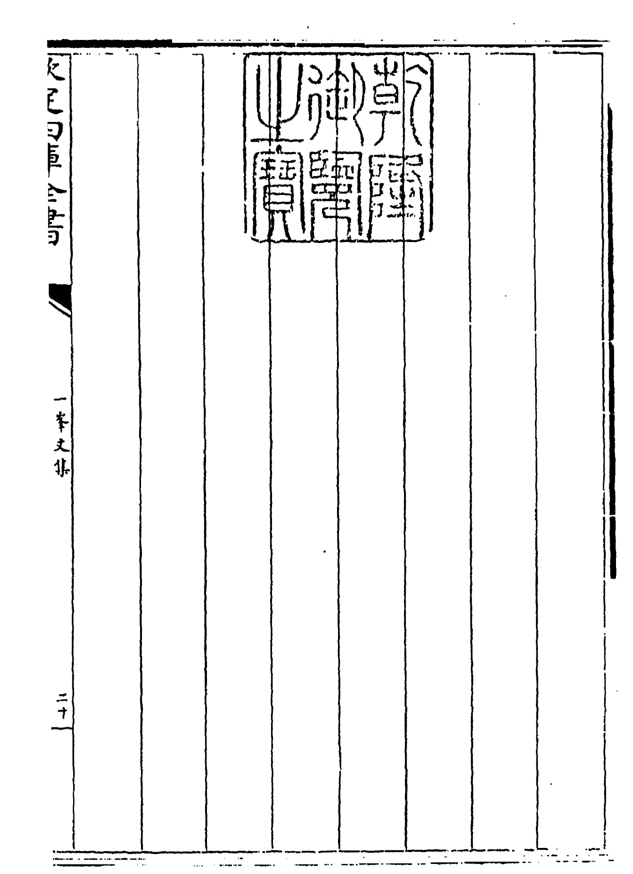
盱山水奇也雩峯山水又盱之奇也太守饒公秉鑑

卜別墅于此焉倫過而悅之裴徊不去者三日公癖于山水倫之癖有甚於公者於戲自風水之說興人怠於為善矣山川亘宇宙人事之迭往迭來者何足恃也雖然尼丘孕孔嵩岳降申扶輿清淑之氣其鍾在人固矣惟善則得之饒氏之子孫其勉之吾見其大矣

造化鍾神秀雯峯好山水人道崑崙來起止三萬里其根盤廣莫枝葉布寰宇恒碣維北門皇都天帝主在德

不在險古道吾有取是邦固雄壯奇秀實在此天功巧雕琢無乃役神鬼萬馬雪中奔羣鶴自天翥蜿蜒翔蛟龍蹲踞降虎兕玉堂端筆鋒寶殿開斧扆武侯八陣圖李靖六華壘疏鑿神禹功積聚伏波米衆奇雜前陳眼手驚顧指太守好事者伊此開别墅野師方云云道眼自許許病夫一經過極口歎不已奇寶委道傍盲者宜弗視良驥非伯樂鹽車竟垂耳太守聞予言一夜喜不寐予為大守說風水何足恃聊此娛吾生百年能有幾

貧賤我輩安富貴子孫喜富貴足良圖在此不在彼我
昔登東山周爰觀闕里荒哉曲阜城離離滿禾黍巍巍
魯東家天地與終始後來希聖徒亦有朱夫子四海幾
滄桑兩家大華峙先民重積德德積福乃趾云何晉唐
後邪說熱天起青囊不自課金函與誰啟有術勿自福
況福它人只何當焚其書一洗青山恥由來積德門光
嶽鍾英偉君家尚勉旃龜斯螽麟趾孔朱有遺訓曾揚
休掛齒


乾隆御覽之寶

一峯文集卷十一